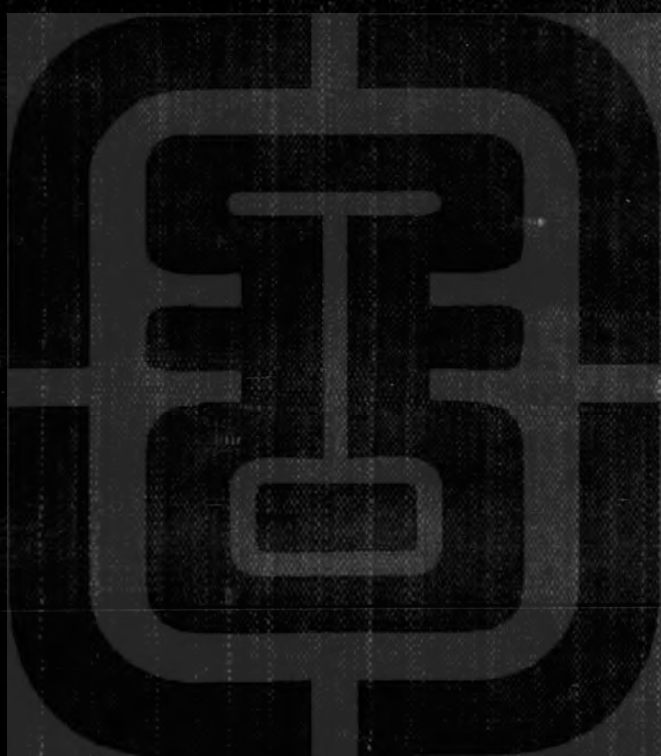


史記

八十之八十七

列傳
樂毅
廉頗藺相如
田單
魯仲連鄒陽
屈原賈生
呂不韋
刺客
李斯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

中山

正義曰今定州

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

徐廣曰屬常山○索隱曰

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

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

中山

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

而樂氏後

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

丘之亂

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

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

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

而忘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



下士先禮郭隗

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

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庸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新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為上客

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為

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

委質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潛

王彊南敗楚相唐昧於重丘

索隱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蜀平原

西摧三晉於觀津

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

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

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為帝已

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潛王自矜

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

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

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

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圍秦

徐廣曰圍進說之意○索隱曰圍音田盤反字

與晉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潛王之驕暴皆爭

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

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

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

樂毅傳

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界

○正義曰昧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蜀平原

○正義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

索隱曰圍進說之意○索隱曰圍音田盤反字

索隱曰護謂

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潛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各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號為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國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會燕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

樂毅傳

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索隱曰燕將姓名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

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
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
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
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
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
之功哉會先王棄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
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軍久暴露於外
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
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
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遺燕惠王

樂毅報遺

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
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
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
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
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
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
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
先王之舉也見有高出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
王有自高尊世上人
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
舉厠之賓安足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正義

曰杜預云兄同姓羣臣也以為亞弼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

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

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

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

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

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

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

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

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與之

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

樂毅傳

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

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

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

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

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磨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會亂齊伐燕殺會薊丘之植植於汶皇徐廣曰竹

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注非也○正義曰幽州薊

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沛自五伯已來功未有

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簾反亦作兼兼者常慊然

而不慊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

其志也

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
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
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
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
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
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
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
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
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
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

樂子叔孫傳

至於入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
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
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隋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計規反臣之所大
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
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已長而談彼短忠臣
去國不絜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勅其各云已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絜已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
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經禮之人謂已在外猶云已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疎遠之行斯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

六 已則卷二十一

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

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

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井而已哉夫兼井者非樂生之所為疆燕而發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肖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幸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與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幸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比至德全於天下矣萬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吾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夷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

樂毅傳

士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隋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出主向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技二城之速了哉碩城拔而業乘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碩業於是燕乘與變同跡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曰間音紀開反而樂

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張

曰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樂間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

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各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

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

正義曰東隣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

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

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

鄢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

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

去燕王恨不用樂間樂間既在趙乃遺樂間書

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

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

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

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

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公寡人雖愚不若紂之

樂毅傳

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

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隣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

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也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

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

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

乘走廉頗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

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

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此新城正義曰號曰

樂鄉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號曰

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
 瑕公樂臣公一作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
 臣公善脩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崩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
 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
 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
 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翁公毛翁公教樂瑕公
 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巨公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與公史不記名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
 師

樂毅傳

索隱述贊曰

昌國中謹人臣所無連兵五國

濟西為墟燕王將受空聞報書

義士慷慨明君軼問間乘繼將

芳規不渝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

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

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故城在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

七里也。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

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

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

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

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

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

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且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

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以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

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疆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驪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脩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

廉頗蔣如

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

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疆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秦璧來今以秦之疆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主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音希嘻乃左驚而怒之辭也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

廉頗藺相如傳

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滹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一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

索隱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

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

按表在趙惠文王二十一年

趙王畏秦

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
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十一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
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
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
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喜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
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
以節歌也○索隱曰缶音缶○正義曰缶音餅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
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
血澣大王矣正義曰澣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
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懼為一擊缶相如顧

廉頗藺相如傳

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秦
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
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
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
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
曰王劭按董勛答札曰職高者名錄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
各錄在下於人為左是以謂下遷為左○正義曰秦漢以前
為上用右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
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
賤人吾羞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
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

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

廉頗藺相如傳

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索隱曰肉袒者謂袒衣而露肉也負荆者荆楚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關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後二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防路之間房子○索隱曰按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

正義曰故城在魏州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昌樂縣東北三十里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

廉頗藺相如傳

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

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

徐廣曰屬魏郡在邯

鄲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

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

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善食而遣之閒

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

正義曰國謂邯鄲趙

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

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按胥須古人通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也。險挾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今垂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為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為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覺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堯據北山上者。

廉頗藺相如傳

勝。正義曰：闕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闕與，即此山也。按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其大近洛州，既去邯鄲三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闕與五十里而軍，壘城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闕與聚城是所拒據也。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

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是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

廉頗藺相如傳

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

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
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賴楚魏諸
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
竟不誅也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
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
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鄣殺栗腹遂圍燕燕割
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徐廣曰邑名也封廉頗為
信平君索隱曰信平号也徐廣云尉文邑名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而只為信平君也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

此頗相如

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
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
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
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
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
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
攻燕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
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

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
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
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
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
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
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
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

頗墓在壽州壽春縣北四里
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
正義曰今鴈門縣在
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

廉頗藺相如

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
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
罷理無常處以幕亦為府署故
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日擊數牛

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謀索隱曰上紀
莫反下音牒厚遇

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

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

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

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

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

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正義曰
許六反復請李牧牧

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

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主許之李牧至如
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
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
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穀者十萬人反穀謂能射也悉勒習戰大
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
人委之索隱曰委謂棄之恣其殺略也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
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
萬騎滅襜褕襜褕都甘反濫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駟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破東胡降
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廉頗趙相如

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
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寵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况遠反又音喧劇辛本趙人仕燕者後七年秦破趙殺
將扈輒於武遂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
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相州藁城縣西南二十里大破秦軍走秦將
相齧索隱曰齧音蟻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二年秦攻番
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相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李牧擊破
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
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

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徐廣曰一作掘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大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

廉頗藺相如

清風凜凜	壯氣能熊	各竭誠義
逆為雌雄	和璧聘返	澠池好通
負荆知懼	屈節推工	安邊定策
頗牧之功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一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

索隱曰單音丹

湣王時單為臨

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

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

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齊改為安平秦滅齊改為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

索隱曰地

理志東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

而傳鐵籠

徐廣曰傳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末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傳

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銖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又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

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轉折車敗

徐廣曰轄

車軸頭也音衛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

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
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徐廣曰多作淖齒也既殺
潛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
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
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
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
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
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
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
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

田單傳

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
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
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
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
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
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
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
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
剽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故即反與我戰即墨敗
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剽

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
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壘
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
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
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
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板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
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
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
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
墨王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
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

田單傳

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
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燬城數十穴夜縱牛壯
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執怒而奔燕軍燕軍夜
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
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
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
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
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孟月之北界近
河東蓋齊舊地也而
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

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為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為正後出為奇也正者當

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兵者出奇無窮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之

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曰當備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

掩其不備則奇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正合敵敵也

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夫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

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及間易將及被卒燒龍墓而令齊卒甚怒是

敵人為單後如脫兔敵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開門戶也

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兔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兔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

謂邪初悼齒之殺湣王也昔人求湣王子法章

列傳

得之太史激之家正義激音交為人灌園媿女憐而

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昔人

共立法章為齊王以苦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為

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劉熙曰齊

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音胡卦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載里城在臨淄西北二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畫邑蠲所居

即此邑因瀆王蠲賢索隱曰蠲音水為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

三十里無入以王蠲之故已而使人謂蠲曰齊

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蠲固謝

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辱畫邑王蠲曰忠

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

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
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
如身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
體云脰頸齊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
比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
子立為襄王

索隱述贊曰

軍法以正 實尚奇兵 斷軸自免
反間先行 羣鳥惑眾 五牛揚旌
卒破騎劫 皆復齊城 襄王嗣位

田單傳

乃封安平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二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抽魯連同田單為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為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倣儻之畫策

索隱曰廣雅云

倣儻卓異也。○正義曰倣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立議稷下毀五帝罪三三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呂閭堂上不奪郭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焉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
官任職好持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

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
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
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部反相州縣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
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因平原君謂趙王曰
秦所為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疆為帝已而
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
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
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預未有所
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

魯仲連邯鄲傳

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
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
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
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
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
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
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
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
禮云介紹介而傳命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
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

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仲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為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不見鮑焦之死，比皆以為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汗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

一鄒陽傳

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為一身，眾人不不知則為一身。索隱曰：言眾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憂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為上功，謂斬一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虜使其民。以如虜使其人，民言无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為帝過。正義曰：至過字為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而為政於天下。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曰：東海而溺死，不忍為秦百姓。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

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計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太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苦居廬也

魯仲連鄒陽傳

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斲公羊傳曰斲三軍者其齊法斲何休曰斲斬也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正義曰罵列王后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若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五將使秦王身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正義曰怏於尚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噫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身醢梁王

三十一

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九侯城在相州溢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

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為惡醢九

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

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城

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

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

號夷維子故晏子為柔之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為姓子者男子

之美號又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

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

連亦陽尊

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

索隱曰辟舍辟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莞簟音管樂攝衽抱机

索隱曰机音紀正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

聽朝也魯人投其籩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

匙也投籩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

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

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

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殯於東將背其殯棺立西

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

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

得事養死則不得賻

正義曰衣服曰賻貨財曰然

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

曰謂時君弱曰禮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

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

魯仲連鄒陽傳

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

索隱

日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

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

攻聊城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

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

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

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

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

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

魯仲連鄒陽

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

南陽索隱曰即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曰

兗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

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即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

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

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云衡秦之勢成也楚

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齊楚所攻之泗

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

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

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

之兵俱退而燕救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

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

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五

折於外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

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

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

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

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無二心能見於天下雖然為

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

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

齊仲連鄒陽傳

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

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

意雖便不如依字也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功名可立

也亡意亦指燕弃世東游於齊乎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

意則指燕而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

朱公也衛衛公子荆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世世稱孤與齊

父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

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

名惡小耻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

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弃也謂弃子糾

而事小白也。正義曰：管仲傳子糾而東縛桎梏辱也。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也。

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

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

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

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

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

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

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朕形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

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時。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

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

仲連鄉

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

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

之任技，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技猶擬也。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

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

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

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

棄忿憤之節。正義曰：忿，數粉反；憤，林綠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

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擊也。願公擇一而

行之，燕將見魯連書，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

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其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逐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索隱曰肆放縱也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生名

乘字叔其子臯漢書並有傳蓋以街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自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將欲殺之

魯仲連鄒陽傳

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正義曰諸不以罪死為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

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王精誠感天白虹為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為君烈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昂刺韓僂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

之事太白蝕昂而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

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為之蝕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昂食干歷之也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趙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

白食昂實也言荆軻之謀衛先生夫精變天地而信不

喻兩主豈不哀哉今日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

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

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刑之應劭曰卞

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刑右足武王

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刑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

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

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貴

成王名悼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

音陽謂詐為狂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接輿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辟世

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索隱曰案高士傳曰功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

猶下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

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

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

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

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

傾蓋者道行相遇軒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敬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

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

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

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有齊人也云

魯仲連鄒陽傳

三十八

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王奢者樊於期非夫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剄也

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

天下而為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安索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為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

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按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

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漢書音義馱馱駢其母敬直蘇秦雖有說說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贏子比大之良馬也正義曰食音寺馱馱音快

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

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相

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

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躡脚於宋丞相

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

睢捐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捐齒是也說文云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

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

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

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

河韋昭云六國時入漢書云自沈於雍何服虔云

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雍自沈於河不同也徐衍負

石入海

三十九

晉代傳鄒陽傳

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溥夜半長夜曼曼又何時旦公召與語設之以為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承者謂為商瞽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研音公輝反研者自淨兒也顧野王音岸輝音善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埋蒼蒼云甯脛也字林音下諫反此二

人者豈借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

哉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感

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

孫之說而逐孔子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宋

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

魯中連鄒陽傳

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在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入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為是不知何如也夫以孔墨之辯

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

索隱曰國語云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眾口所惡雖金亦為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眾人或共誣訛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同積毀銷骨也

取鍛燒以見其質是為眾口鑠金也積毀銷骨也索隱曰大顏云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為之消滅也是以秦用戎人由余

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

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

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並觀謂所見

也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越人蒙是矣不

同

台則骨肉出逐之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
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
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
其大且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
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
心則國家安全也劉妊者觀其胎產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
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劉別孕婦則武王雖反
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
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
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懇勤誠加
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

魯仲連鄒陽傳

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
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
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已之罪也於陵子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為相而不許為灌園○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為齊卿仲子以為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為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為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
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隨肝膽施德厚終與
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
使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蹠也○索
隱曰並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

四十二

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

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偃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

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媵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

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詭張晏曰根柢

離詭委曲盤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柢木根也而為萬乘器者何

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彫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

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

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仲連解陽仿

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

之術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

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

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

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

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

負轉者為鈞以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晏云陶治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範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為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

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

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

通俗文

云其頭類也故曰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

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鳥集而王漢書曰呂尚曰大公望

涂主觀卒遇共成王功若鳥鳥之暴集也何則以其能越

變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

人主沈於諂諛之辭牽於惟裳之制漢書音義曰

辟侍惟裳曰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

妾所見牽制應劭云皁歷也章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土也養馬之官其衣

早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顏云不羈言才識

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樞曰

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

日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列士傳鮑焦然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

比佳之有哉弃其疏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臣聞成器入

朝者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

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而曾

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

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

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

耳詩云節彼南山維一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

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

魯連達士 高才遠致 釋難解紛

辭祿肆志 齊將挫辯 燕軍沮氣

鄒子遇讒 見詆獄吏 慷慨獻說

時王所器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三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原景昭比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

瑕受屈出為卿 因以為氏為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蓋今在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

志明於治亂史記音隱 又音閉於辭令入則與王圖

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

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

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索隱曰屬草音屬草音屬屈原屬草藁

謂割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

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鞅尚屈原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

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

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騷索隱曰音索力反。一音蕭。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上十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楚孟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誅而不亂。正義曰。誅方畏反。若

屈原賈生傳

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吝自賤。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開。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又他卧。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吐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皜音靜。之貌。索隱曰。皜音自。若反。泥音涅。皜音溜。又並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汚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

四十五

與楚從親正義曰上足松反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

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

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

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

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

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

丹陽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浙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

浙是也。正義曰丹陽今歧江故城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遂取楚

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懷王乃悉

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

原賈生傳

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矣城也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

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

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願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

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

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年

曰昧莫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

葛反

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

索隱曰其世家昭睢有此言蓋二懷王稚子子蘭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

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

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符廣曰三以求割地懷

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以其弟子蘭

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

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頹楚國繫心懷王不

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與國

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

屈平賈生傳

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

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能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

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

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

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

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

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

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甞不

食向秀曰甞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為我心惻張璠

為則然傷道未行也索隱曰張璠亦晉人注易也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象

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道而用之，天下並受其福，故曰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

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

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索隱曰：父音甫。曰：子非三閭大夫歟？

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別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

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

屈原亦其生傳

曰楚詞隨其流，作滑其泥也。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

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索隱曰：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敝。○索隱曰：汶汶，音門門，汶汶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

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廓，反。溫蠖，猶昏憤。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

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義也。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傷懷

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方言曰：汨，謂疾行也。眴兮窈窕

徐廣曰：眇，眩也。○索隱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也。

孔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也。

鞠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愁，病也。撫情効志王逸曰：撫，理也。効，效也。志，志也。

方以為園王逸曰：方，法也。園，園也。常度未替王逸曰：常，常也。度，度也。未，未也。替，替也。

易初本由王逸曰：易，易也。初，初也。本，本也。由，由也。君子所鄙王逸曰：君子，君子也。所，所也。鄙，鄙也。

章畫職王逸曰：章，章也。畫，畫也。職，職也。黑考前度未王逸曰：黑，黑也。考，考也。前，前也。度，度也。未，未也。

改王逸曰：改，改也。之法不易王逸曰：之，之也。法，法也。不，不也。易，易也。其道則曲王逸曰：道，道也。則，則也。曲，曲也。

木直而惡王逸曰：木，木也。直，直也。而，而也。惡，惡也。木好王逸曰：木，木也。好，好也。

內直質重王逸曰：內，內也。直，直也。質，質也。重，重也。大人所盛王逸曰：大人，大人也。所，所也。盛，盛也。

文幽處王逸曰：文，文也。幽，幽也。處，處也。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矇，矇也。謂，謂也。之，之也。不，不也。章，章也。

詩云矇王逸曰：詩，詩也。云，云也。矇，矇也。矇矇奏公王逸曰：矇，矇也。矇，矇也。奏，奏也。公，公也。章明也王逸曰：章，章也。明，明也。

變白而為黑王逸曰：變，變也。白，白也。而，而也。為，為也。黑，黑也。倒上以為下王逸曰：倒，倒也。上，上也。為，為也。下，下也。

鳳皇在王逸曰：鳳，鳳也。皇，皇也。在，在也。

筵兮雞雉翔舞王逸曰：筵，筵也。兮，兮也。雞，雞也。雉，雉也。翔，翔也。舞，舞也。

謂藤蘿之相籠絡也王逸曰：謂，謂也。藤，藤也。蘿，蘿也。之，之也。相，相也。籠，籠也。絡，絡也。

問天老曰：鳳鳥何如王逸曰：問，問也。天，天也。老，老也。曰，曰也。鳳，鳳也。鳥，鳥也。何，何也。如，如也。

而龜身燕頤而鷄喙王逸曰：而，而也。龜，龜也。身，身也。燕，燕也。頤，頤也。而，而也。鷄，鷄也。喙，喙也。

侯順履王逸曰：侯，侯也。順，順也。履，履也。正尾繫武王逸曰：正，正也。尾，尾也。繫，繫也。武，武也。

玉石考一槩而相量王逸曰：玉，玉也。石，石也。考，考也。一，一也。槩，槩也。而，而也。相，相也。量，量也。

夫黨人之鄙妬王逸曰：夫，夫也。黨，黨也。之，之也。人，人也。之，之也。鄙，鄙也。妬，妬也。

先不知吾所臧王逸曰：先，先也。不，不也。知，知也。吾，吾也。所，所也。臧，臧也。

出原賈生

徐廣曰：眇，眩也。○索隱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也。墨，無聲也。

曰眇音瞬王逸曰：曰，曰也。眇，眇也。音，音也。瞬，瞬也。窈音烏王逸曰：窈，窈也。音，音也。烏，烏也。

墨無聲言江南山高澤深王逸曰：墨，墨也。無，無也。聲，聲也。言，言也。江，江也。南，南也。山，山也。高，高也。澤，澤也。深，深也。視，視也。

之眇野甚清淨王逸曰：之，之也。眇，眇也。野，野也。甚，甚也。清，清也。淨，淨也。歎無人聲王逸曰：歎，歎也。無，無也。人，人也。聲，聲也。

法度尚未發也王逸曰：法，法也。度，度也。未，未也。尚，尚也。未，未也。發，發也。

道變易初行王逸曰：道，道也。變，變也。易，易也。初，初也。行，行也。違離常道王逸曰：違，違也。離，離也。常，常也。道，道也。君子所鄙王逸曰：君子，君子也。所，所也。鄙，鄙也。

章畫職黑考王逸曰：章，章也。畫，畫也。職，職也。黑，黑也。考，考也。前度未改王逸曰：前，前也。度，度也。未，未也。改，改也。

楚詞職作志志余王逸曰：楚，楚也。詞，詞也。職，職也。作，作也。志，志也。志，志也。余，余也。

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王逸曰：厚，厚也。心，心也。志，志也。正，正也。直，直也。行，行也。無，無也。過，過也。失，失也。

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王逸曰：則，則也。大，大也。人，人也。君，君子也。子，子也。所，所也。盛，盛也。美，美也。

巧匠不斷王逸曰：巧，巧也。匠，匠也。不，不也。斷，斷也。孰察其揆王逸曰：孰，孰也。察，察也。其，其也。揆，揆也。正玄王逸曰：正，正也。玄，玄也。

詩云矇矇奏公王逸曰：詩，詩也。云，云也。矇，矇也。矇，矇也。奏，奏也。公，公也。章明也王逸曰：章，章也。明，明也。

變白而為黑王逸曰：變，變也。白，白也。而，而也。為，為也。黑，黑也。倒上以為下王逸曰：倒，倒也。上，上也。為，為也。下，下也。

鳳皇在王逸曰：鳳，鳳也。皇，皇也。在，在也。

筵兮雞雉翔舞王逸曰：筵，筵也。兮，兮也。雞，雞也。雉，雉也。翔，翔也。舞，舞也。

謂藤蘿之相籠絡也王逸曰：謂，謂也。藤，藤也。蘿，蘿也。之，之也。相，相也。籠，籠也。絡，絡也。

問天老曰：鳳鳥何如王逸曰：問，問也。天，天也。老，老也。曰，曰也。鳳，鳳也。鳥，鳥也。何，何也。如，如也。

而龜身燕頤而鷄喙王逸曰：而，而也。龜，龜也。身，身也。燕，燕也。頤，頤也。而，而也。鷄，鷄也。喙，喙也。

侯順履王逸曰：侯，侯也。順，順也。履，履也。正尾繫武王逸曰：正，正也。尾，尾也。繫，繫也。武，武也。

玉石考一槩而相量王逸曰：玉，玉也。石，石也。考，考也。一，一也。槩，槩也。而，而也。相，相也。量，量也。

夫黨人之鄙妬王逸曰：夫，夫也。黨，黨也。之，之也。人，人也。之，之也。鄙，鄙也。妬，妬也。

先不知吾所臧王逸曰：先，先也。不，不也。知，知也。吾，吾也。所，所也。臧，臧也。

態也。王逸曰：千人之才為俊，一國之高為桀也。庸斯賤之人也。

駁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

一作魚，鮑案王逸曰：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

襲義兮，謹厚以為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悟兮，

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悟，達也。楚詞：悟作選，並吾故反。古固有不可

並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莫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

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

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

昧昧其將暮。含哀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樂也。大故

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詞含哀虞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亂者理也，所以發

屈原賈生傳

理辭指摠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索隱曰：二水各地理志：湘

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分流汨兮，王逸曰：汨流也。脩路幽拂兮，索隱曰：楚詞：幽蔽也。道遠

忽兮，曾唸怛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

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唸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

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

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

兮。索隱曰：楚詞：餘並作余。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逸曰：喟，息也。世溷

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

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為

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

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瓦○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相陰縣東北

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為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

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

白曰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

常年所遺並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

絲縛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

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

景差徐廣曰或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入人表皆作景差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楚郭三家皆無

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

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

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

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顏云秀美也應劭

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

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吏失名故稱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

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

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

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

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

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

屈原賈生傳

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

索隱曰吳姓吏失名故稱公

正義曰顏云秀美也應劭

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
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
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
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上也為官各悉
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
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
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
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
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
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

出原賈生傳

為長沙王太傅

索隱曰詎為傳是吳芮之玄孫差龍表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

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也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

徐廣曰竹華反章昭曰適也○索隱曰字林

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

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

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遭

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

伏竄兮鷓鴣梟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關茸尊顯兮讒諛

得志索隱曰關音天矐反茸音而隴反應劭胡廣反關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翺翔之用而反尊貴字林云關茸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

不肖之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

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夷貪食方謂盜跖廉索隱曰漢書

隨夷伯夷一句皆兼兩人隨下莫邪為頓方應劭曰莫邪

寶劍因以冠名賈逵曰詩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莫耶干將

劍名也頓讀為鈍鉞刀為鉗徐廣曰思廉反駟案漢書音義曰鉗

暗或也其于嗟嚶嚶先生之無故音曠曰生謂屈原也幹

棄周鼎方而寶康瓠如淳曰幹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

斲斲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幹音斲騰駕罷牛方驂

寒驢正義罷驥垂兩耳方服鹽車索隱曰戰國策

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者也章甫薦履方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

不可以劉向別錄曰因嗟苦先生方獨離此咎應

屈原賈生傳

曰嗟咨嗟勞苦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

其意周成解詰音碎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埋鬱方

索隱曰漢書作壹鬱亦通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遶方索隱曰夫固

自縮而遠去龍襲九淵之神龍方鄧展曰龍衣重也或

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泐徐廣曰深潛

目自珍徐廣曰泐彌融爛徐廣曰一云伯嶼嶼正義

燭光也沒深藏以自以隱處方徐廣曰一本云彌竭輪

彌遠明光以隱處也隱處也索隱曰案徐所

注蓋三本惣不同也蘇林云伯嶼音面應劭云伯嶼背也嶼嶼水

魚蟲害魚者以言其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

夫豈從蝱與蛭蟻漢書蝱字作蝱章昭曰蝱蝱墓也

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

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不去濁

世以藏隱其文如蘇林曰般音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

亦夫子之幸也索隱曰漢

書幸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索隱曰騏驥九州而相君兮

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羅此咎也

索隱曰騏驥音且知反謂索隱曰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

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

乎內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徐廣曰一云逝而

去之正義曰搖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彼尋常

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豈能容吞舟

之魚橫江湖之鱣鱠兮如淳曰大魚也鱣曰固將

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莫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

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為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龍襄長沙王也傳為長

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

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相水記云誼宅中有一井

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高脚石床容

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

楚人命鴉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鴉體有文色土俗

隱曰鄧展云似鵲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雞其

雄為鴉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賈生

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

悼之乃為賦以自廣索隱曰姚氏其辭曰單闕

賈生傳

之歲方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闕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巡云單闕起也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

闕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正義闕鳥曷反四月孟夏庚子日施方服集

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其

間暇異物來集方私怪其故發書占之方策言

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識說文云識驗言也此作策蓋識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曰

野鳥入處方主人將去請問于服方予去何之

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予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正義音災

淹數之度方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服乃歎息舉首

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正義曰協韻音憶萬物變化

方固無休息幹流而遷方或推而還索隱曰幹音烏活反幹轉

臣原賈生傳等

也形氣轉續方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或曰蟬蔓相連也○索

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之也勿穆無窮方胡可勝

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勿音蜜又音昧勿穆深微見以言其理深微不可及言也○正義勿音勿禍方

福所倚正義曰於儀反依也福方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既案倚者立

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迺來猶如伏立也息喜聚門方吉凶同域正義曰言禍福

相因吉凶不定彼吳疆大方夫差臣敗越棲會稽方句踐

霸世斯游遂成方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傳說有靡

方徐廣曰府刑也○索隱曰晉灼云齊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傳說衣褐帶索備築於傳巖

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倚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著身處也乃相武丁夫

禍之與福方何異糾纏纏應劭曰福禍相為表裏如糾纏繩索相附會也贊曰糾絞

也纏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纏繳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纏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

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

子文也彼依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則去遠也說文早與悍同音以言水矢流

飛木以無礙為通利今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捍借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萬物回薄

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

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為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太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

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溥注云陶家各模下圓轉者為鈞言其能制器

大小以比塊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塊軋非有限齊也塊音之於天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曰案無垠謂

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塊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塊軋霧氣味也○正義曰塊鳥即反此於黠反

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

屈原賈生傳

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索隱曰此

莊子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索隱曰既以陶冶喻造

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

散則為死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

然為人兮何足控搏如淳曰控引也控搏玩弄受生之

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及揣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

為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

之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曰謂死而形化為鬼

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通人

大觀兮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物故有所然物固貪

夫徇財兮列士殉名應劭曰徇營也賈曰以身從物夸

者死權兮

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索隱曰：言好

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其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品庶馮生

孟康曰：馮，負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鄭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持念之意也。然索方言：每字合從手。

東 孟康曰：林為利所誘，休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仕諸侯為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林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林迫私東也。李哥曰：私多依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林音黜，又休也。林迫之徒兮或趨西

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 索隱曰：張機云：德無不也。包靈府弘，曠故各大人。

拘士繫俗兮擱如囚拘 徐廣曰：擱音華，板反。又音皖。索隱曰：說文云：擱，大木柵也。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索隱曰：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後存諸人。張機云：鉢蓋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眾人或或兮好惡積意

兮獨與道息 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死，不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斜氣盡去，反其真也。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 服虔曰：絕聖身也。○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棄知而忘其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

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 徐廣曰：坻，水中小洲也。○索隱曰：漢書坻，一作坎。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

不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 索隱曰：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澹乎若深淵之靜况乎若不繫之舟 索隱曰：舟，日出也。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 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曰：莊子云：自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躰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人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真人淡漠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人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真人淡漠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人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真人淡漠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人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真人淡漠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人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真人淡漠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人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真人淡漠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人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真人淡漠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人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真人淡漠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人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真人淡漠

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眾人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合韻音憶。真人淡漠

屈源小傳

不憂

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無物累是得道之士也

細故懣荊兮何足

以疑

韋昭曰懣音士介反○索隱曰荆音介漢書作介張揖云懣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懣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義曰懣刃蕩反荊如蕩反

帝方受齋

徐廣曰祭祀福祿也○朝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齋音詹

坐宣

室

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齋祭余肉也

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

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

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為梁懷王大傅

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為

索隱曰梁懷王各指文帝子

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

列侯賈生諫以為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

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無後賈生自傷為得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為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

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

索隱曰荆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

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其而自
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徐廣曰一
本作爽然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

屈平行正

以事懷王

瑾瑜比潔

日月爭光

忠而見放

讒者益章

賦騷見志

懷沙自傷

百年之後

空悲弔湘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四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

索隱曰程音狄俗又音宅
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

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
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
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今不與史
記合之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賈○正義曰
陽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
往來賤買貴賣也○索隱曰

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

索隱

曰名杜後立是
為孝文王也

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

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

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

索隱曰即莊襄王
也戰國策曰本名

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子楚母曰夏

姬母愛子楚為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舊音致今讀

不及二伯左傳曰信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

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亦曰韓信襄王之孽孫

賤子也非嫡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

正之子曰璧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又云以五百

金為進用宜依小顏讀為責音才居處困不得意呂不

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

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

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王立定國

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

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聊城

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

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廄

呂不韋傳

美女克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太子用事君危於累

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大山必無

危亡之患矣揚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

子後有承國之業士君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太子後立士君用

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

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

無子有子揚泉曰諾入詠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

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

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太子楚心

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既解不韋所言呂不

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為太子竊聞安國君

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

曰適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第二十餘人子又

音嫡

居中不甚見幸。父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為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

正義曰：言子楚無望得預長為太子。及諸

子曰：暮在前者，爭為太子矣。

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

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

策曰：子後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後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

子楚曰：然為之

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為子西游事

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為適嗣。子楚乃頓首

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

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

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

呂不韋傳

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

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為天，日夜

泣思大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

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

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

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為適而

子之。索隱曰：以此為一句，子謂養之為子也。然欲分立以為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

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

勢。此所謂一三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

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

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為適其母又不得
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為適夫人則
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為然承太子閒
從容言索隱曰閒音閑從音七恭反子楚質於趙者絕賢來往
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
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為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
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適嗣安國君及
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
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
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絕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

呂不韋傳

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

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釣奇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

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月二月也○索

隱曰誰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其有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

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齕圍邯

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

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

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

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

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

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

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

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生真

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

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

理萬機秦置左右高帝署一後又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

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後又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索隱曰戰國策曰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

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

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

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

效齊相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

呂不韋傳呂不韋傳

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

十六年平原君亦始始皇四年信陵君死始皇九年李園楚有

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王劭云

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

正當在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

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

之疆蓋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

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

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

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慎

也六論者開春慎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以

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

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古扶風渭城縣故成陽高帝更名

北陵之南水北曰陽山南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

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

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已乃私求大陰人

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毒以其陰關桐輪

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

果欲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

告之正義曰上音輔謂宮刑正月麻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

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

呂不韋傳

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

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上當避時徙宮

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鄰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

事皆決於嫪毐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官為

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

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

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

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北霸陵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襄莊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

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杜原之東也○正義曰

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

旁當有萬家邑

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有六

十餘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官者常與太后

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即薨以

子為後

說苑曰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闕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嫪人子何敢乃與

我元所與鬪者走行白始皇○索隱曰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止詞義說苑作窶子言輕諸

侍中以為窮窶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

國曰不韋九月夷嫪毐二族殺太后所生兩子

而遂遷太后於雍

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

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

索隱曰家謂家生貨物並沒於

官人口則王欲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

遷之蜀也

曰三不韋事

辯士為游說者眾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

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

太后於雍歸復咸陽

徐廣曰入南宮

而出文信侯就國

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

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

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

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

酖而死

徐廣曰十二年關索皇覽曰不韋家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家是也民傳言呂母家不韋妻先葬

故其家各呂母也

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

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謚

為帝太后

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

豈謂誅列生時之行乎

與莊襄王會葬芷陽

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

索隱曰文信侯不韋

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

人之告嫪毐

毒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毒恐禍起

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斬年宮

正義曰斬年宮在岐

州城西發吏攻毒毒敗亡走追斬之好時遂滅

其宗

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時縣

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

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

融曰此言按人也

呂不韋傳

索隱述贊曰

不韋釣竒

委質于楚

華陽立嗣

邯鄲獻女

及封河南

乃號仲父

徙蜀懲謗

懸金作語

籌策既成

富貴斯取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五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

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並作曹沫然則沫宜音刺沫刺聲相近而字異

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

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索隱曰杜預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兗州龍立縣西北七十六里也猶復

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

索隱曰杜預云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為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

匕首劫齊桓公

索隱曰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為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

此事約公羊為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明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桓公左右莫敢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

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羊傳曰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子進為言也
曹沫曰齊疆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厭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厭近齊之境
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管子仲曰不信音佩
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

刺客傳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刺音同左傳作鱣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
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為報私讎也非能為吳吳王乃止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我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
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第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又次曰夷昧索隱曰昧音二昌又公羊作餘末
次曰季子札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

欲卒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
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
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光曰使以兄
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
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
九年而楚平王死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
誤據表及左傳合春宮天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
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弟也左傳
作掩餘屬庸掩去異義同屬屬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
地理志廬江有潛縣天柱山在南拉頭左傳注云潛楚邑在
廬江六縣西南○正義曰潛故使延陵季子於晉以

口口口口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
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
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
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
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
之臣是無如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
殺言其少援助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因
復加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云我
爾身也以其丁為姊遂強解是無如我何猶言我無若是
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肅之說亦依史記也公
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
甲士於宮室中徐廣曰宮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
年夏也吳系家以為十三年非也左氏

六十九

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
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
為室也所以下文云而其伏甲以攻王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
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
夾立侍皆持長鉞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酒既酣
公子光詳為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
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
詳即偽也或讀為音偽非也豈詳為重言耶
徐廣曰炙一作炮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擊魚因
○正義炙者夜反
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
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
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

刺客傳

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

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中行

氏而無所知名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為范氏中行氏中行

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襄子荀寅也自荀林父

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

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

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酒灌晉陽城不沒者漆其頭以為飲器索隱曰案大死

支王以其頭為飲器裴氏注彼引韋昭云飲器押榼也晉灼

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押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為

二板故死心深也

製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並云襄子漆智伯頭為溲杯故也
○正義我曰劉云酒器也每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
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
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
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
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
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
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
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漆身
為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

刺客傳

聲相近古多假厲為賴今之癩字從病故
楚有賴鄉亦作厲字也戰國策亦作厲
曰啞音烏雅反謂瘡病戰國策云漆身為厲滅鬚去眉以變
其容為乞食人其妻曰狀兒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
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
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
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
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
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邪不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
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
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
難耳索隱曰劉氏云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

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三言寧為厲而

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

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

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

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

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

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

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

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

刺客傳

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

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

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

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

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

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

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

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殉車車

涉怪毒故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

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

而軹有聶政之事

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

素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里各也。正義曰在

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

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以

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

素隱曰高誘曰嚴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

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為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間疑傳疑聞

信傳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

與韓相俠累有郤

素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

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與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

解是有郤之由也

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

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

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

徐廣

曰一作賜。素隱曰案戰國策作觴近為得也。正義曰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

子奉黃金百溢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

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

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

反。素隱曰鄒氏音晚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

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

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

者將用為夫人鹿麪糲之費

正義曰糲酒麪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

丈夫尊大嫗為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過夫人益誦為夫人乞骸去按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

是得以及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

臣所以降志辱身

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潔今乃卑下其志在辱其身論語孔子謂

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

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

政身未敢以許人也

索隱曰禮記云父死嚴仲子固讓

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

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

乃市井之人

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

鼓刀以屠而

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

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

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

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

刺客傳

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

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

已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

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

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

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

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

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

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

甚遠

索隱曰高誘曰韓都潁川陽程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

今殺人之相

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

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也云生得言將人多往往殺俠累後有

被生擒而事泄亦兩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

與仲子為讎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曰戰國策譙周亦同豈不殆哉遂謝

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

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

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子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走而抱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

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

刺客傳

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於市

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

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一作嬰○索隱曰榮其姊名也

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冤愁苦也

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

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

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人皆曰此人暴虐

吾國相王縣購其各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

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

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

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

還及吾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

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

采患之故相勞云 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

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索隱曰安案

有志行乃李之劉 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

已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徐廣

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為人

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

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為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

正義曰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剋也按重猶憂惜

也本為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 妾其奈何畏

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

刺客傳

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妾晉楚齊衛聞

之皆曰非獨政能也及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

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

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 必絕險

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

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

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徐廣曰聃

百七十年爾○索隱曰徐氏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

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為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

始至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

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二年

荆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案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為余

七十六

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

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荆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

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

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

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

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荆軻嘗游過榆次正義并州縣也與蓋

耳耳聃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臘反蓋姓聃名蓋耳怒而目之荆軻出人

或言復召荆卿蓋耳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

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

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耳曰固

刺客傳

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

也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索隱曰魯姓句

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音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

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

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為名漸音如字王義音子廉反荆

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

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

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

人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

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

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
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
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
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
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
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
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鞠又如字人姓名也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
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
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穀之險民衆而士厲兵

刺客傳

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此謂
燕國也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
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
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
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
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言寒言可為心戰
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
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
能謂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
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

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為燕媾同媾合也漢史媾講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

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

然正義曰功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

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

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

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

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

家之大害此謂資其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

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鷯之秦行怨暴之

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

刺客傳

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

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

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

却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按索隱曰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田

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

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

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

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

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正義曰燕丹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

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史記卷六十七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俛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

荆客傳

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荆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借稱孤也。又劉向云：丹燕王意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

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索隱曰：闕，視也。言以利誘也。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

刺客傳

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卿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悉荆卿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丹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也。軻拾尾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其室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辭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其厚是也。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待足下，

史記卷六十五

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駟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

荆軻傳

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持其匈，徐庶曰：持其匈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搢腕而進，徐庶曰：搢一作搢。○索隱曰：搢音烏。華反，搢音烏。亂反，字書作搢，掌後曰：搢，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切，府肉音輔，府肉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府肉爛然，比其奮怒之意。乃今得聞

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夫人各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索隱曰淬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毒藥染劍鐔也以試人血出足以言首試人人血出足以乃裝為遣荆卿燕國有勇士沾濡絲縷便立死也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

刺客傳

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州在幽州歸義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正義曰徵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

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
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
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
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
元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
唯大王命之秦主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皇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城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荆軻
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陞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

荆各傳

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
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
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
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
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
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揜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殺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史記卷六

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非有詔召不

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

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

夏無且索隱曰且音即餘反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正義曰提聲帝

反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

王負劍索隱曰王劭曰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至負

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

首以擲秦王索隱曰適與鄰同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

荆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

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

刺客傳

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

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於於是左右既

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

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

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

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

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

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

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

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

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

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

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

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

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樂布傳曰：賣庸於齊。

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曰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提州平賴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

客擊筑，竊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

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

言是非，家文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

者，男子為丈夫，尊父，姬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

丈人，故言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以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

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

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

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

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

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

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者，筑中今重以擊人。復進得近

刺客傳

六十六

六十六

六十六

六十六

六十六

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上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

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勾踐已聞荆軻

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

也索隱曰案不講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

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

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既門木為生肉足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

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

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

刺客傳

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

豈妄也哉

索隱述贊曰

曹沫盟柯 返魯侵地 專諸進炙

定吳篡位 彰弟哭市 報主塗廁

刎頸申冤 操袖行事 暴秦奪魄

懦夫增氣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六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

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

年少時為

郡小吏

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

見吏舍廁中鼠食不

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

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

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

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

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

存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疆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今秦王欲

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

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亦說士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

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

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言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暇

遊說取榮貴即如禽獸故詭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

而悲莫甚於窮困以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

世而惡利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士人之情實方不能致此也自託

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

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

李斯傳

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

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

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

氏解幾為疆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報讐可成大功而遂忍之成

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刃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剪除

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

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

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

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武王昭

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

十九

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

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

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

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

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

侯各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

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

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郵

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

李斯傳

言秦主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

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

不為權時義亦未為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

書曰正義曰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

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

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工

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

於虞虞亡入秦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

號五穀大夫也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

宋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此五者不

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

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

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孝公

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

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

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北收

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二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

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

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井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東據

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

成臯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

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

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尚使四君却

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

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

國東北四百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嶺山一名崑崙山一名隨山一名隨

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

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

十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下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李斯傳

劍見蘇秦傳乘織離之馬徐廣曰織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

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

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

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

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騃不實

外廐索隱曰駛音史騃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駛騃為獻廣雅曰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趨其母

也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

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

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死轉而裝其簪傳者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瑱也璣是

李斯傳

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傳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

有物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

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

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及鈺也

音於貢反正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鈺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曰說文

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

九十二

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
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
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
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
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
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
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
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日子奚反說
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爲資其義亦通夫

李斯傳

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
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
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
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
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
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
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
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爲王功臣爲
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二十四年置酒
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
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
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
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
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始
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
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
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
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
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
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
立一帝故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

李斯傳

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
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
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
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
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
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
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
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
不同今令同之治
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
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

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上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使監兵。

李斯傳

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將，少子胡亥

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其書曰：李斯為秦王死，發十

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其年七月，始皇帝至

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

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

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

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

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

秘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徐廣曰：一作輜車。百官奏事上

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輜輳車

如今喪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各之輜輅車也如傳曰輜輅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

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發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譎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譎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

李斯傳

以又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

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

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

李斯傳

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

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
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
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
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
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
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
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
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
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洋而搖
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

李斯傳

子正義曰謂廢申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

小白與身死為戮紂殺親戚不聽諫者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

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二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

其猶人哉安足為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

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

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

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

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

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

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
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各
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
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
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誅謗我所為
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
孝其賜劔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
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
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

李斯傳

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
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
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
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
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
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
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
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
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

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
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
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
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
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
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
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
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
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至

李斯傳

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
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
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
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
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
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
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死於杜史記正義曰死
音貯格反○索隱曰死音宅宅與磔同財物入於縣官相
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
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

衣臣得賜之中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鄆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

李斯傳

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椽○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染糲之食索隱曰染音資糲音郎葛反藜藿之羹飯土而食徐廣曰藜音利藿音胡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徐廣曰穀音穀而股無肢肢音膚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

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
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
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
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
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
安天下而治萬民令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
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
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
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
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

李斯傳

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
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
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
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
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
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

下為桎梏者

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

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

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尊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

李斯傳

嚴家無格虜者何也

索隱曰格厲悍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

者

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黜也韓子云殺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

則鬪鬪則三族雖刑之可也

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

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

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

庸人不釋

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

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

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

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人取物亦云搏也

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牂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漸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也泰山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以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

李斯等

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爲勤身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虐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靡俗而發其所惡立其所欲

索隱曰拂音扶弗反靡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矣靡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已也

故生則有尊

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
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
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
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
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
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
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
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
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
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

李斯傳

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
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
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
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
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
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
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
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
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

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揆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佞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

李斯傳

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曰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

傍縣之子以故楚盜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認音私過三川城

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

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

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

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

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

也文穎曰案秦各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李斯不得

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

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

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

李斯傳

宰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甚年遂劫其君田

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

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

宰相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

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宰相

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

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

安相也索隱曰此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

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

已下四代至王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

何哉夫高故官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

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
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
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
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
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
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
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
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
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曰其以李
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

李斯傳

圜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
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
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
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
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
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
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
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
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如費而無益於民
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

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
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
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
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
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
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
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
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
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
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

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
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
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
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
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
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
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
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
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
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

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
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
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
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
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
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
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
斯五刑論要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
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李斯傳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
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
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
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
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
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
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
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

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穰之二世乃出居望
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
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
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
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二高自知天弗
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
召始皇弟子嬰
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
○去系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為孫子嬰子嬰即位患
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
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
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

李斯傳

官皆畔不適

徐廣曰適音敵也

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

以組降軹道旁

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

沛公因以屬吏

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問閭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

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

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

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

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

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譏之異不然

斯之功且與周勃列矣

索隱述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各遂

置酒咸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未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